



## 父亲镜头中的共产党人

金方

父亲离开我已经13年了,这13年来,我从未停止过思念他。父亲生前是摄影家,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,有的作品还在全国及省内产生过重要影响。因此,每当想念父亲,我都会翻看父亲拍摄的照片,仿佛父亲就坐在我身旁,用一口浓重的胶东话向我讲述这些照片背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

在父亲拍摄的所有照片中,我印象最深的有4幅,这4幅照片都不是父亲的代表作,更称不上是艺术摄影作品,但这4幅照片背后所隐藏的故事,却感人至深,让我难以忘怀。

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志愿军从鸭绿江大桥入朝时的场景,拍摄时间是1951年3月27日。之所以能日期记得这么准确,是因为这一天是父亲作为战地记者随所在部队奔赴朝鲜前线的日子。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第四次战役阶段。

根据指令,部队必须在15天内到达目的地。当时部队距离目的地750公里,这就意味着每天必须行军50公里。朝鲜山多,一路上要翻很多座山,有的山还很陡峭,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,每个人的脚底都磨出了大血泡,走起路来扎心地疼。当时虽是初春,朝鲜却并不暖和,最低气温仍在零下。为了赶路,根本不可能有做饭的时间,父亲他们饿了就嚼口干粮,渴了就喝口凉水,即使困得不行,也不能躺下休息,因为地上又湿又凉,如果躺下休息很容易生病。每次夜间休息,都要靠战友间相互帮忙,把对方绑到树

上,醒来时手脚麻木,浑身酸痛。行军中,不仅条件艰苦,外部环境也十分恶劣。白天时常会有敌机在空中盘旋,狂轰滥炸,夜间敌人也会用机枪在照明弹的照射下向志愿军扫射。但战士们并未被敌人吓倒,仍情绪饱满,斗志昂扬,盼着早日到达目的地投入战斗。

父亲生前每次回忆起刚入朝时的这段经历,都感慨地说:“去朝鲜前,我虽然经历过解放石家庄和剿匪的战斗,但只是作为一名记者前去采访,对战争一直怀有浪漫的情怀,没想到刚入朝,还没投入战斗,就让我对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凶残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。”

虽然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志愿军战士的背影,但从他们的背影中我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忍与坚强。

第二张照片拍的是两名志愿军战士的合影。男的叫叶小苏,是父亲的战友,长得浓眉大眼,非常英俊,旁边笑得甜甜的是小苏的女友,叫什么名字父亲记不清了。只见她长相甜美,一张秀丽的脸蛋上嵌着一对灵动的大眼睛,充满青春的气息。她的头紧紧地依偎在男友的肩上。

小苏和女友同时入朝,但不在一个部队,平时很难见面,他们感情非常好。一天,小苏的女友和几个战友一起下山,刚到公路旁,敌人机枪的子弹就嗒嗒嗒射了过来,她为了掩护战友,不幸中弹。小苏赶到时,她还一息尚存,叶小苏眼睁睁看着女友死在自己的怀里,悲伤不已。只有19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血洒疆场,永远留在了异国他

乡。若干年后,父亲和他的战友聚会时,听战友说,小苏后来终身未娶。

我虽与这位志愿军女战士素不相识,但从她的身上,我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勇敢与无畏。

第三张照片拍的是一位头戴草帽、身着中山装的老干部。这位老干部姓王,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是八级,所以大家都叫他“老八级”。父亲说“老八级”是老革命,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曾参加过抗日义勇军,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北局某委领导,他的老伴儿姓赵,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。

1969年前后,我们两家同在一个公社,但分属不同大队,也许是“老八级”和父亲都有在沈阳工作的经历,两人非常谈得来,父亲经常骑车带着我到他家串门,“老八级”为人真诚热情,虽曾身居要职,却一点儿架子都没有,他们老两口对其他乡亲也非常好,村里谁家遇到难事,都会出手相助,还将一名孤儿收为义子,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了很大帮助。别看他们老两口出手大方,自己生活却十分节俭,平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,不仅穿的衣服打着补丁,家里的摆设也极为简单。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,对他人也都宽容以待。

从“老八级”身上,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与坦荡。

第四张照片是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主演的话剧《报春花》的剧照。《报春花》

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20世纪70年代末演出的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作品。一经搬上舞台就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,有媒体评价《报春花》正如春的使者让无数人感受到春的气息。

父亲说,李默然对待艺术一丝不苟,他去辽艺采访的那几天,李默然每天都准时到排练场,一遍遍和其他演员对戏,有时为了一句台词、一个动作要反复斟酌好几遍,直到满意为止。当时正值盛夏,天气炎热,剧场没有空调,李默然热得大汗淋漓,上衣都湿透了,却一声不吭,依然坚持排练。

说来也巧,若干年后,因工作关系,我有幸结识李默然。第一次见面,我和他提起父亲,他笑着说:“原来你是金铎的女儿,看来我和你们父女很有缘呢。”默然老师不仅对待艺术精益求精,为人也很谦和,我每次给他打电话,或到家中探望,他都非常热情。

在与默然老师的交往中,我切身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与执着。

如今这几张照片已经泛黄,印下了岁月的痕迹,但照片中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,却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。每次凝视这几张照片,我的内心都充满力量,无论是年轻的志愿军战士,还是老革命、老艺术家,他们的故事既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集体的记忆,又映照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选择。



读书

## 字字都是萤火虫

刘国强

最早识字,每个字都像休眠的萤火虫,并不发光。直到知道这个字表达什么意思,这个字才闪闪发光,如同休眠的萤火虫醒过来了。不妨想象一下,一本书,有那么多萤火虫跳跃、发光,该有多迷人!可是,你没有读它,这些萤火虫就永远在休眠。每一本书都有一大群萤火虫在休眠,等待你去唤醒呢。

万物生长,因为有阳光。人类之所以与众不同,除了自然阳光,还需要精神阳光、心理阳光。读书便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光源。

叔本华说,读书是代别人为我们思想。这等于我们不买门票、不交学费,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向高手学手艺,和他们一道翩翩起舞,任由他们领飞。能为我们领飞的高手很多,我们可试着伴飞、跟飞,甚至独自飞翔。我们也可沾沾灵气,或者,只用大师们的文字光芒驱散心中阴霾,获取一丝快乐。快乐乃人生的另一种光芒,有快乐在,能去除心理锈迹,噼啪噼啪碰撞出智慧火花,这已足够。

读书不能走马观花,不能当“知道分子”,而需让知识系统化。不能仅痴迷屏幕上的碎片化阅读,而要安下心来,围绕某个内容系统阅读,不放“满天花”,而是子弹中靶、船向彼岸。让零散知识形成合力,为我所用。一些学者提出拒绝碎片化阅读,有一定道理。因为那样的浏览会在不知不觉中耗去很长时间,被各种“无效信息”缠住,让人得不偿失。尤其是那些“标题党”们,花费心思挑最有诱惑力的字眼“请君入瓮”,打开一看,往往雷声大雨点稀,无度地夸张、哗众取宠,或者标题与内容完全“不搭界”。每天陷在这样的阅读中,形成惯性,比丢了贵重物品损失还大。因为,丢了贵重物品还可以通过劳动“失而复得”,但时间是生命的组成部分,有什么比丢失时间,耗费生命损失更大呢?归根结底,任何知识仅仅猎奇式地蜻蜓点水般学习,没有纳入系统,如同磁场没有引力形不成“团队力量”,如同地形图没有经纬分明的脉络指向,只能像秋叶一样一片片飘零。

读书不是为了炫耀,而是为了阅读者的“持续进补”。读书不能一蹴而就,而是要打持久战。就像吃饭一样,每天每顿都要坚持才行。

读书要选经典挑精品。中国500多家出版社,每年至少有几千类几万种图书出版,随便拿一本就读,时间不允许,也不一定适合。到商场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,读书也一定要有所选择。盲目阅读浪费财力和时间,是另一种浪费。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不过的小问题,可以一招破解:读哪类、哪个学科的书咨询一下这个领域的高手,请他们推荐阅读书目。

浅阅读如浮光掠影、水过地皮湿,若脱离准星的霰弹飞天,只见森林不见树木,就像农人背着漏口袋从庄稼地边走过,口袋里没存下一粒粮食。而深阅读,若大网置放深水、钓线甩离浅岸,必有更多的收获。在阅读中学习阅读,调角度、分层次、归类别、厘风格,移步换景,才能拾级上升。

学以致用是阅读的现实功用。知识门类就像随用随取的大超市,各行各业无所不有,既可以入门,又可以走向纵深。关键时刻,哪怕现学现卖,哪怕狼吞虎咽地“恶补”、临阵磨枪,也总比不读不学要好。

跨界阅读,不仅能开阔眼界,还能提升实战本领。有人质疑:在知识爆炸时代,本专业的书都读不过来,哪还有时间“跨界”?事实上,许多巨擘都是跨界高手。达·芬奇为画家,可他在数学领域、机械设计领域都很出色;丘吉尔在政治、军事领域叱咤风云,但他还是一位油画家和作家。其作品《不需要的战争》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;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专家,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。飞机设计大师程不时,拉小提琴堪称专业水平,同时还是一位热爱表演、创作了十多部电影剧本和科普作品的作家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。即便我们不跨界,在某一个学科领域,至少你要知道“上半区”和“下半区”,否则就会眼界狭窄甚或与整体需求“不合拍”……

我们说不清楚那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巨人究竟走哪条路、如何艺绝天下,有一条路却世人皆知:阅读。

开卷有益。仓央嘉措说:你见,或者不见我/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/你念,或者不念我/情就在那里,不来不去/你爱,或者不爱我/爱就在那里,不增不减……一本书也是这样,你读,或者不读,书就在那里……

我总是坚信:每个文字都是萤火虫,都能发出光芒。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休眠的萤火虫部落,等待我们去唤醒。



插画 董昌秋

## 红色记忆(组诗)

宁明

### 红船

南湖依旧用柔软的浪花,簇拥着一条从1921年驶来的红船  
船舷用它弯弯的臂膀  
轻轻环抱着,十三颗  
从黑夜里冲出来的红色种子

他们躲开敌人的追踪  
把一条船当作中国革命的摇篮  
商讨着该建设一支怎样的船队  
把苦难中的祖国  
摆渡到繁荣富强的彼岸

红船并不回避历史疑惑的眼神  
它把水围拢过来的鱼群  
团结在自己身边  
船上的人  
由此也悟到了一条真理  
他们决心像鱼儿一样  
一生对载舟的水充满感恩

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些  
就可以看清一幅更动人的画面  
船上的每一名年轻人  
胸膛里都燃烧着  
一团渴望燎原的烈火

### 红旗

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旗  
经过短暂的整装  
便高耸在了天安门广场  
红旗用挺直的腰杆  
象征站立起来的共和国脊梁

高高飘扬的红旗  
对一切转变明察秋毫  
它比谁都看得清楚  
每一次风浪的涌来和退去  
而在每一场风雨面前,红旗  
都自信地挥一挥手  
为前进的人们指明希望的方向

那些在浮雕上永不倒下的人们  
终于可以天天看到,红旗下  
舞动的鲜花和庄严的注目礼  
他们仿佛还感受到了,祖国  
把一面荣誉的旗帜  
覆盖在火红记忆上的特别温暖

每当我向红旗敬礼的时候  
心中就有一群白鸽飞过

### 红歌

红歌是一种记忆  
是关于道路与方向的历史承载  
曾记否,那支红色的队伍  
唱着红歌,高举火把  
把黑夜一次次甩在身后

如今,一些幸福的人们  
高唱着熟悉的旋律  
红色的音符,用最有节奏的呼唤  
在引导人们的脚步  
完成一次有序的回归

重温一曲熟悉的红歌  
让心与心开始聚拢  
一段使彼此倍感亲切的旋律  
把理想大厦基座加固  
并使之比铁更强,比山更稳

### 樱桃

左岸

买家,你的樱桃卖了个好价钱。老烧的口气有些得意洋洋。

你别唬俺。老眼半信半疑。

老烧提高嗓门,唬你不是人。俺给你除掉人工费、车费,余额总共是五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八元,刚收到的。

啊……老眼被这喜讯打蒙了。

马上给你闺女水儿打电话核实吧,钱一分不少,都转到她手机上了,发货票随后给你。

老眼口气立马软下来,嘿嘿,谢谢你。明儿个我提溜两瓶好酒,咱哥俩好好喝一頓。

老烧喜出望外,当真?

那当然。老眼这会儿不眼了。

老眼撂下电话,给女儿水儿打电话,水儿说的和老烧说的分毫不差。老眼心中有些愧悔,又给老烧打电话。

老伙计,俺错怪你了。

哎呀,咱俩谁跟谁呀。老烧也是满满的开心,忽而压低嗓门,故作神秘地说,俺家那园子樱桃卖的价钱可比你的差一截子呢,哈哈。侍弄樱桃你是好把式,来年你可得帮我。

老眼没含糊,放心,包在俺身上。

噢,对了,老眼,得赶快把有暴雨的事儿告诉乡亲们,叫他们赶紧把樱桃都摘了,少受损失。

对,对……快,快点儿。老眼也急起来。

果不其然,傍晚,瓢泼大雨下起来,哥俩在炕上盘腿而坐,瞅着窗玻璃外银白色的雨线流得越来越快,开心地举起了酒杯。



插画 胡文光

### 微小说

## 樱桃

左岸

买家,你的樱桃卖了个好价钱。老烧的口气有些得意洋洋。

你别唬俺。老眼半信半疑。

老烧提高嗓门,唬你不是人。俺给你除掉人工费、车费,余额总共是五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八元,刚收到的。

啊……老眼被这喜讯打蒙了。

马上给你闺女水儿打电话核实吧,钱一分不少,都转到她手机上了,发货票随后给你。

老眼口气立马软下来,嘿嘿,谢谢你。明儿个我提溜两瓶好酒,咱哥俩好好喝一頓。

老烧喜出望外,当真?

那当然。老眼这会儿不眼了。

老眼撂下电话,给女儿水儿打电话,水儿说的和老烧说的分毫不差。老眼心中有些愧悔,又给老烧打电话。

老伙计,俺错怪你了。

哎呀,咱俩谁跟谁呀。老烧也是满满的开心,忽而压低嗓门,故作神秘地说,俺家那园子樱桃卖的价钱可比你的差一截子呢,哈哈。侍弄樱桃你是好把式,来年你可得帮我。

老眼没含糊,放心,包在俺身上。

噢,对了,老眼,得赶快把有暴雨的事儿告诉乡亲们,叫他们赶紧把樱桃都摘了,少受损失。

对,对……快,快点儿。老眼也急起来。

果不其然,傍晚,瓢泼大雨下起来,哥俩在炕上盘腿而坐,瞅着窗玻璃外银白色的雨线流得越来越快,开心地举起了酒杯。

够了吗? 你可别晕,俺早就给你提前联系了。